

南方文丛

在马六甲海峡

赵戎著

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南方文丛

在马六甲海峡

赵戎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版
权
所
有



翻
印
必
究

南方文丛

李汝琳主编

在马六甲海峡

赵戎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 #02-27 邮区180231

2004年9月23日简体字初版

定价: \$20.00

ISBN: 981-05-2093-X



在马六甲海峡

赵 戎 著



承蒙庄伟天先生将本书转让，使
本局得以重印面世，谨此致谢。

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

曾经沧海难为水
除却巫山不是云

元稹

目 录

第一章	新加坡的风情·····	1
第二章	在船上·····	34
第三章	我们这一淘·····	61
第四章	密云期中·····	135
第五章	地狱门里·····	193
第六章	在鬼门关·····	224
第七章	海上行·····	266
后 记	·····	290

第一章 新加坡的风情

一

新加坡 —— 这热带线上的茁壮的大城，正浴在浓雨中了。

南方的热带的雨，不管是连绵的，急速的，粗豪的，纤细的，总是那么浓密地下着，下着；值把这新兴大城的闷热、烦躁、苦恼、肮脏、污浊、昏沉、恶心……一切都冲去了为止。

雨，给这大城里热情的人们：中国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英国人、犹太人、阿剌伯人、土生混种人，带来了清新的、洁净的、爽快的感觉和喜悦；甚至连猫、狗、耗子、加札、燕子、蚯蚓和青蛙；路旁的红豆树、洋槐、常馨圣柳，……都会同样地感到欢欣和快乐的。

谁也不会因它下得少而嫌弃，因它下得多而讨厌呵！这适切的定期性的雨候，使大城里有着一番难得而忽遽的秋意，便是它带来的呵！当大城的一切 —— 有生命的，和无生命的，正给酷烈的暑气吹得发昏时，它便施施然而来，沛然而下了。

这从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边蒸发起来的雨云，不多也不

少，终年如常地，匀循地，调济这建在火地上的大城的气候；使它很快地成为一个著名于世界的大城，使它永远青春，活泼，健康，迷人！不是吗？从我们祖先的记忆起，如果这大城外的周遭没有陆沉，马六甲海峡没有出现，这地方该是个黑暗的大陆吧！该是个沙漠或莽原，该是个每天能够昏死成千成万动物的地带！然而雨，却给它带来了文明，繁荣，和无穷的希望……

浓雨，霎霎地飘洒着，从早晨起，一直下到接近中午才罢。

大城里，大大小小的新式或古老的建筑物，都冷冷地沁着冰凉了。马路上和横街上的灰尘，垃圾，脏物，都给洗刷得干干净净了，人们的臭汗和腐败的东西的恶味，也都消失净尽了！热带的暖风，凉爽地轻轻地吹拂着。蔚蓝的天空，更显得柔软温秀了。营巢屋檐的小鸟，也吱吱喳喳地飞叫着。窗前那株热带树，落了遍地的红花，有如在地上铺上一张红毯子似的。但树上的花，却还是那么茂盛，那么灿烂——在密层层碧绿的羽叶里，衬托着一簇簇的红花，红得像火，燃烧着，怒放着。

唉，这徘徊了多年的热带树，今日还是情景依然呵！在树下拾花，扫叶，打发了几许寂寞的时光，作过几许的幻想和美梦咧！此后，我不能再在树下踟蹰了，我凄然地留下最后一瞥。我要投向远方了！

这时候，我和玲挽了个破旧的行囊，默默地踏着落花出来，心里空空虚虚得很，像失落了什么似地。

“平，你不是爱念杜甫那句‘落花时节又逢君’么？现在

正是落花时候，但愿你远游如愿！”玲说，企图打破岑寂。

“别提了，多凄凉的，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分别吧。”

我叫了一辆三轮车，和玲坐了上去，连行李塞得简直不能动弹了。为了重温旧日的心情，我叫车夫兜了一个大圈子。

车从广东民律驶去，因为斜坡的缘故，车夫无须用力踏，车子也飞般地走了。碧绿的吓化埔草场飞也似的过去，那一列幽静的小洋房也飞过去了。这地方，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，尤其是刚下过雨之后，路上还有些水渍，两旁巨大的遮天的相思树，那浓密的叶子，缀满水珠，越发青翠可爱了！阴凉的天气，使一切景物敷上了迷人的气氛，配着那明窗净几的屋子，真是一幅异国情调的油画哩！我曾经在这红墙绿荫下的街道徘徊过许多时光，找寻这热带的醉人的秋天！还有，吓化埔草场，它是使我再生的地方……

车经过了那座挂着一对“忠孝有声天地老，古今无数子孙贤”联子的古老而庄严的林氏宗祠之后，在高耸的英美烟草公司的建筑物旁边，一转弯，便驶往熙来攘往的丹戎巴加大道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喜欢唱歌的玲，低声地唱了起来：

“唱起我们的歌来，不要为别离悲哀，我们是……”

这简直是耳语，是低吟，不时给路上的汽车的鸣笛声，喧嚣声所掩盖。而玲却毫不厌倦地唱了一段又来一段。

车，到了牛车水巴刹的十字路口后，又转弯踏向通到海岸的密士埃汝道去了。

“大丈夫！当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你这次远行，可算是另一个新的事业的开始，偿还了心愿了吧！”玲说。

“你又来了，有什么新事业呢？不过想换换空气了，我实在不想在这地方生根，我要多见世面，多看些景物。”

想起一些朋友，从生长到死亡，永远困在一个小圈子，一个小角落里，那可委实太乏味了。有位姓梅的朋友，读了许多书，行了许多路，好像这世界是为他而设似的；他要到那里便那里，毫无半点牵挂，真叫人羡慕！我又算得是个什么呢？

玲哼起了‘我的歌声飞过海洋’的调子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一首。轻盈的，活泼的，不久之前，也在一套彩色影片‘西伯利亚史诗’上听到过的。

车子打罗敏申律驶去，红灯码头，穿过了一长列的宏伟堂皇的大厦——是这个大城心脏的地方，什么银行呀，报馆呀，洋行呀，船公司，写字楼等，都密积积地设在这里。各式各样的车：大型的汽车，巴士车，电车，载着身分不同的人：金融家，买办，商人，财库，公务员等等，充塞着，活动着，整天是喧嚣和热闹。

车到了红灯码头，时候还不算迟呢，大钟楼正在清晰地铛铛响了十二下，那些颤巍巍的大厦里的财库们，都涌出了大厦，去吃午餐了。

这一向熙熙攘攘的码头，现在也似乎清静了一点，显得阔落些。里面有几个闲散的印度人和中国人，多据着长椅打盹；还有几个搭客，守着自己的行李，船夫们三五成群的在一旁闲聊。兼营香烟糖果的钱币找换处的印度人，也有空闲去抹玻璃柜了。

在入口处，拿出居民证和船票，给看守的巡丁（水警）过目，这马来巡丁却懒得开口，一问也不问地把头一摆，让我们

进去了。

我还没有放下行囊，便有个满嘴猬刺须的船夫迎上来，看他的样子，是船夫一淘里的执事。我知道，走码头的人是有联络的。

“要搭船么？”猬刺须问，闪着他的独眼。

“是呀！”我答：“要一艘摩多舢舨。”

“去那里？”白眼珠在转动。

“XX 船，多少钱？”

“包来回，八扣！”他看穿我们是初次搭渡了。

“不是，只我一个人搭，不必载回来。”

“那末，五扣钱好了。”那个五只手指一掐。

“什么，别人时常搭都是一扣，那里有这样贵！”

“一扣？手划的也要两扣，电船哇，最少三扣钱吧，单载你一个！”他说得那末坚决，有紧要无地掉头走开了。

我和玲商量一下，向别个也是一样贵，他们早已串通，真没办法，反正不是常常搭渡，迟了又怕耽误了时间，万一船开了反为不美。就这样，跟那个猬刺须招来的船夫下船去了。

二

摩多一扳动，舢舨就卜卜卜的向前驶去。玲在渡头不停挥着手，我也回头望着她，直到她的情影模糊了才罢。我知道她的心，表面虽然很乐观，实在心里还是悲酸的。本来喜怒哀乐，人之常情，这几年的相处，我们更互相了解了。玲，是我唯一患难的朋友。

雨后的新加坡海面，也是分外凉爽。迎面的海风，也没有那末干燥，咸腥。但海上的浪涛却有点汹涌，舢舨还是破浪直驶，因为小而轻，已经给颠簸得可以了；幸而我不怕颠簸，我还是精神奕奕地坐着。

防波石堤，那么绵长地拦腰横躺在海面，把这水域划分为港的里外。石堤的一端高耸着一枝灯塔，旁边是一间灯塔看守人的房子和几棵蕉树。虽然受着海水日夜的冲击，但铺满了砂石的堤上，也长满了野草。海鸥群在堤的四周优游自在地翱翔着。别看这石堤里外不大不小的海面，它是英国的第三道大门，是英国最有用的一件瑰宝！

百多年前，这里是一个杀人劫货的海盗出没的魔岛，不知多少中国人的船只，货物，商人和水手，在这里做了牺牲，白骨曝在岸上。但自从忠心耿耿的莱佛士一脚踏上这岛上的污泥后，他的忠心照亮了这个魔岛了！从此，这只有几家渔民过着原始的生活的地方，一下子成了冒险家的乐园，成了闻名世界的大城！这个热带的孩子，给自己展开了光明的前途，也给予英国源源不绝的财富！

试看一下吧，每天，有多少轮船打这里经过？每天，有多少轮船在这里碇泊？每天，有多少巨轮，来自东方和西方的，载来了不同种族的，不同国籍的中国人，越南人，暹罗人，缅甸人，印度人，英国人，法国人，阿剌伯人，犹太人，美国人等等的乘客；同时也载来了形形色式的货物：英国的棉织品，捷克的机器，日本的玩具，瑞士的时表，瑞典的火柴，德国的刀剪，法国的香水，化妆品；印度的麻袋，地毯；澳洲的罐头，水果；美国的汽车，大腿影片；中国的药材和菜蔬食品……

而载去的是：树胶、椰油、胡椒、锡、丁香、咖啡子、栲枳、红棕油、罐头黄梨……。

在这里，每天有着成千成万的舢舨、舢舨，转驳着种种的货物，和运载着各式各样的人，使这里成为交通最方便，物资最流畅的贸易港。它成了维系数百万人口安全的地方，也是关系着半个世界的安定的地方！

港内的巨轮，有好些要赶着日期开行的，都趁着雨后天晴，十分忙碌地起卸着货物，和装载着货物。吊货机不停地轰隆隆转动着，把舱底的物件吊起，又往舢舨里送。等到这只舢舨载满了，又轮到另一艘来接。有些载来土产的大眼鸡，由吊货机一捆捆的吊往舱底去了。粗笨的舢舨、大眼鸡，不停地在海上来往着，船上的吊货机也不停的发着巨响。船上汽笛声，齿轮转动声，便是这海面上最单调而粗鲁的声响了。小型而精致的银灰色的缉私艇，不时在海上巡弋着。

不多久，船破着浪阵驶出了白石堤外，波涛也更加凶恶的了，把船掀头揭尾的簸弄着。像一个巨人玩弄着小儿。幸而，这是摩多船，否则，不知要划到什么时候！

那艘反正来过的海玄轮，在我的眼前出现了。它孤零零地碇泊在堤外数年了，为了种种原因，不能动弹一步。这艘成万吨的大船，造得相当雄伟，壮丽，一看便知道建造了不久，可是，却要长久泊在那边，让风雨摧残，让海水侵蚀。船身已生了不少锈迹，船底也该给贝壳黏满了。唉，这艘不幸的船！它竟静静地躺着，躺着，躺到什末时候呵！

三

舢舨船越过了海玄轮，一霎间，便到了 XX 轮边了。我爬上了吊梯，心里才觉得轻松了许多，真的想尽情地大笑一下！

船底两旁泊着四只大舢舨，正在不停地起卸着货物哩。舱底舱面，都有不少工人在操作。时候还早呢，我可以从容去安置自己的床位了。

我执着那张注明大舱位的船票，向一个穿着制服的海员询问，他看了一下，指着舱面，说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
哦哦，几乎把我搞昏了！这舱面因为起卸货物，已经弄脏了，刚才工人们又在这里吃午饭，饭粒、菜汁、粥水，撒了一地都是，湿漉漉的简直像个厨房。一个印度人就地摆一炉咖啡，还有咖哩角和甜饼之类，卖给工人和搭客的。这地方怎样可以睡呀！悔不该到 XX 船务公司买船票，如果找客棧代办，虽然贵多十元八块，有水客带上船，又替自己号床位，多便当，不致手足无措了。原来这艘船，主要还是运载货物的呢，而且，又是一条十分陈旧的船！

靠着二等位旁边，倒很下爽，可惜早有人放着几件大行李，是三个女性的领地：一个妈姐，一个少女和一个老妇人。另一角是摆卖食物的台子，虽然肮脏，也给几个唐山来的男客占据着了。我一阵茫然，自己一向怕和女人打交道，最后，没办法，也只得硬着头皮，把行李放在那位妈妈床位的旁边。

“大姑，请你照顾一下。”我搭讪着。

“哦，无问题，出门人家都应该互相照顾嘅。”她温和地说，还问：“先生，你要到丹戎去的么？”

“是呀，到丹戎有点事情办，由呢处起程。”

“搭火车不更方便吗？这船跑得很慢的。”

“虽然是方便，不过我想坐一次船，看看海。”这想头，说来有点好笑的。

“新加坡，听说比香港还要繁华呢。”那少女兀地插上嘴，杏仁脸，白皙的皮肤，苗条的身材，颇有几分秀气。

“新加坡，你一眼可以望见咯，高楼大厦就在面前，这是南洋地的第一大埠。”我指对岸的浮尔顿大厦，汇丰银行，友联大厦一长列的高大宏伟的建筑物给她看。其实后面参差不齐的成百年的砖瓦屋还多着咧，那些百多人挤在一起的旧屋，却给面前的巨大底建筑物所遮盖了。

那老妇瞪了少女一眼，似乎怪她多嘴。她镶着满口金牙，戴着一对翡翠大玉镯，虽然，像干水荔枝般脸上生满皱纹，却是油光满脸。我猜透她几分来历！刚才我找床位时，她和那少女在我背后唧唧了好一会，这巫婆！现在那少女不敢再和我说一句，梦游地望着岸边。

“先生，你地在新加坡做乜生意呀？”那妈姐问。

“无呀，不过吃人头路，做一份估俚工嘛。”我实在难以启口说我是失业者。

“太谦虚啰，边个敢睇小你先生啊！”她笑了，还以为我太客气呢。

平生最怕人谈论我，虽然，我不是个怪物，但总怕人家把我当个角色来评头品足。这年来，好些人都说我‘发福’了，应该发迹了。有几个邻居俗人，还说我这年纪，应该行到什末什末运，应该‘捞起’，多可笑呢！想来也是不错的，如果自

己不是个书痴，十多年不糊在书本子里，也不致于落到吊儿郎当了！有什末好说的，难道一个手表，一枝笔，一套灰斜衫裤，一只皮鞋，就生了效力么？为着环境关系，我出门虽则穿得像样点，也不敢冒充头家呀！

“你地全是唐山来么？为何咁少搭客？”我转了话题。

“少？有好多在呢处上岸，本来就坐满舱咯。我不过返唐山一转，离开乡下十多年，返去行一行，见下亲戚啫。”

“一来回怕要花几千扣至得吧，现在省城（广州）点样？好吗？”三几千不是小数目，工人阶级实在不容易积存这笔钱，有好些工人，捞来捞去得个‘吉’，还算幸运呢，试看多少人债台高筑不能生活的呵！

“今趟我带三千银，刚刚用尽，省城乡下都很太平，粮食平贱，一家人每月用四十扣新加坡纸就够咯，我地华侨返去，不像从前那样怕人光棍偷抢，华侨还有招待所……”

“既然咁好，你又何必再到南洋打工呢？”

“就是嘛，在南洋捞惯咯，无法子，叫做捞熟唔捞生，点都要返来至得呀。”

唔，是的，这就是生根热带不能自拔的理由了。——我想着。

“据你讲来，南洋又变成你的第二故乡啰。”

“当然啦，我地食到那里，就住到那里嘛。”

我常常想，战前和战后，那些工人阶级的华人，为什末把数年积下的血汗钱，花在回乡一转的上头去？而这就正是我们华人慎终追远的传统，和不忘故土的精神呵！我们的祖先终生劳碌地遗下这份可怜的业绩和财产给我们，使我们不能抛弃

它，这就是以南洋作为第二故乡的前因后果了。华人是有着这两重关系的。

“一路上都风平浪静吗？尤其在七洲洋上？”

“噢，不一定，呢只船在西贡埋岸时，就遇风浪，船客都作呕，成个舱都呕到污糟蹩蹋。船又行得慢，又要沿途起落货物，打香港来一共行走九日咯，真厌烦，唔知重要坐几日才到丹戎！”

“应该一日夜就到嘛，坐火车也不过一日夜。”这星檳航线，还不到四百海哩的航程。

“一日夜？怕唔止呢，呢只船好像龟爬咁慢，还是坐火车比较快到的。”

出门人，谁愿意慢吞吞的滞在旅途呢？自从紧急法令颁布之后，火车出轨的事件一多了，来往星檳的长途客们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都多数改坐轮船了。

“你地系顺德人么？”在新加坡做妈姐的，几乎清一色是顺德人，她们那种自食其力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。

“唔，我地系三水人。”

这使我地有点诧异了，我告诉她，新加坡有条豆腐街，几乎住满了三水人，她们多是做建筑工人，或胶厂工人，他们终日操劳，勤俭过活，真是工人的模范。而她说，她是上三水，她们都是下三水，有这点分别。她们能有什么要求呢？那些独身主义的妈姐们，从年青一直做到老，到头来还不是寂寞地死去。这种承人喜怒，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多难堪呵！她这次回去再来南洋，还不是跟旧头家打工。

看看手表，已经一点多钟了，照理船应该预备开行的了，